



三百六十五里路哟，从故乡到异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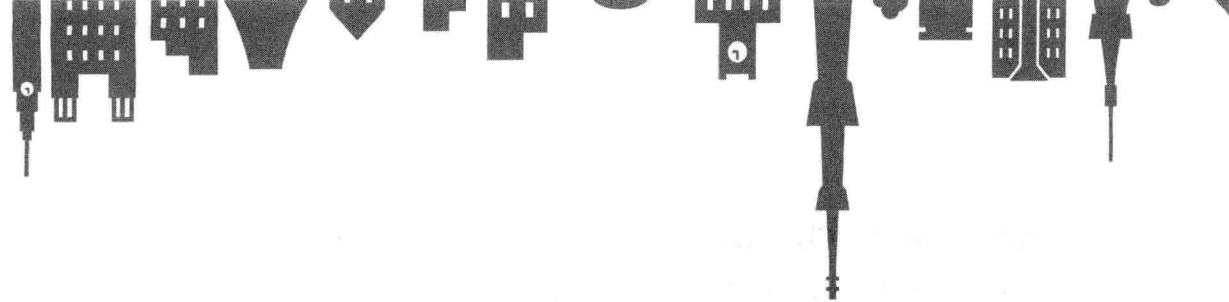
欢乐不会在一生中再次出现，唯有玫瑰可以一年两度绽放。

刚刚过去的时代

侯宇燕 /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三百六十五里路哟,从故乡到异乡。

欢乐不会在一生中再次出现,唯有玫瑰可以一年两度绽放。

刚刚过去的时代

侯宇燕/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刚刚过去的时代 / 侯宇燕著. -- 北京: 人民日报

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15-3003-5

I. ①刚… II. ①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1546 号

书 名: 刚刚过去的时代

著 者: 侯宇燕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陈 丹

封面设计: 陈微微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65369846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3105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5.5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3003-5

定 价: 45.00 元

人 物 表

王慕昌 京宸大学机械系 1953 级学生，京宸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后病逝。

林允雪 王慕昌之妻，京宸大学机械系 1953 级学生，京宸大学机械系教授，原系主任。

杜天明 王慕昌表弟，京宸大学自动化系 1955 级学生，京宸大学自动化系教授。

乔 笛 杜天明之妻，京宸大学化学系高级实验师。

石 丰 京宸大学机械系 1963 级学生，京宸大学机械系教授，系主任。

方婉晴 石丰之妻，京宸大学机械系 1963 级学生，京宸大学机械系副教授。

付凌冰 京宸大学机械系 1963 级学生，京宸大学图书馆馆长。

杜 晶 京宸大学子弟，杜天明、乔笛之女，中华大学中文系 1993 级学生。

王小林 京宸大学子弟，王慕昌、林允雪之子，京宸大学机械系 1993 级学生，后出国定居。

石 健 京宸大学子弟，石丰、方婉晴之子，京宸大学机械系 1993 级学生，后创办网络公司。

付如斯 京宸大学子弟，付凌冰之子，京宸大学机械系 1993 级学生，后病逝。

江小斌 付如斯女友，京宸大学机械系 1993 级学生，后出国定居。

孙 梅 京宸大学子弟，石健前女友，曾在一所财经大学就读，后定居香港。

目 录

contents

- 楔子
1/ 可叹流年似水声
- 第一章 | Chapter I
3/ 红砖楼里暗绿色的走廊
- 第二章 | Chapter II
55/ 就要过去了的夏日
- 第三章 | Chapter III
99/ 落满夹竹桃的小路
- 第四章 | Chapter IV
143/ 别了，京宸！
- 尾声
237/ 三百六十五里路
- 242/ 后记

楔 子

可 叹 流 年 似 水 声

2001 年春天，当 28 岁的杜晶听到电视里校园歌曲演唱大赛上，京宸大学一群未脱稚气的男生女生在合唱《白衣飘飘的年代》时，已颇有白头宫女话当年之感。她 1993 年入的大学——已是八年流转了。倘若不是七岁才上小学，中途又休了一年的话，恐怕这种对时光飞逝的感触会更深刻。

早在 1998 年，当网虫还是无比时髦的名词时，杜晶就领风气之先，在京宸校内局域网上读了风行一时的《北京故事》。那时，BBS 只局限于部分科技发达的高校，还要用猫拨号，那声音嘀嘀的，不紧不慢，经常罢工，折腾着 586 计算机前急得抓耳挠腮的学子的耐性。现在说起来，杜晶觉得自己真是白头宫女。后来她发现自己只是对与校园生活相关的耽美比较沉迷。到底还干净些。然后她又想起来了那些永不能实现的青春的梦。撤了吧！

……捍东在“临时村”焦急地等着不知生死的蓝宇那一幕带有极度传神的时代感。在那一刻，极端自私，天生会来点虚情假意的捍东倒真的想和蓝宇过一辈子。

她穷极无聊的时候偶尔推想，《北京故事》里，蓝宇是 1987 年入的大学。那一年她正休着初一的学，窝在家里。大学迎新的旗帜花花绿绿，就在校门口飘扬，她家住在校门后面一幢底层人家带小花园的红色单元楼里。听到大喇叭慷慨激昂的鼓动，不知新生感动了没有，反正她先热血沸腾了。

那时的她满世界找革命小说看。她瘦瘦的，穿得随随便便，神情非常严肃，丝毫不懂得变通。她偷偷把政治课本对“祖国”的定义一笔一划地记在硬皮子笔记本上。因为害羞，把这满是摘抄、读后感的本子满世界乱藏：大衣柜里，书架底下，哥哥一堆邓丽君磁带后面……她还挺激动地想，六年后我也将迈入大学的门槛。六年！何其漫长。她几乎等不及。谁知道后来多少个六年如流水般说过就过。现在的时间好像是以五年六年扎成捆把子随便一丢就抵一天似的。那个记满密密麻麻清秀的蝇头小楷的硬皮本子早不知跑哪里去了。网络已经一统天下，她几乎不握笔。不写字了，好像也就丢了灵魂。

离大学毕业时她初读网络禁书又是 16 年过去了。捍东的孩子都成了人，蓝宇的骨早化了灰，可拜文学之功，还有那么多人惦记着他。他绝不会是电影里的样子。在高校活了大半辈子的杜晶相信自己的敏锐直觉。

这世上有痛的何止她一个。现在的社会，压力山一样大，人人都浑噩。早毕业早工作的，在经济上还是庆幸的。又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现在请搬把椅子，听杜晶谈谈他们这一代的故事。一些渐渐浮上水面的故事。老古董似的故事。不知是东西廉价，还是时光太不值钱。

第一章

红砖楼里暗绿色的走廊

Chapter I

红 砖 楼 里 暗 绿 色 的 走 廊



京宸的骄傲是一种有深度的骄傲，虽然表面未必看得出。这骄傲是沉淀在骨髓里的。正如一切古老而骄傲的团体，京宸的分支是繁复的，亲疏是严格的。

京宸附中校园里的那幢五层红砖楼，现在已经被拆除了。进入 21 世纪后，陆续添建了几幢新的教学楼。它们气派、高大，嵌有宽阔明净的窗户，外墙被漆成淡雅的蓝或紫色，远远地望过去，有如几束早春里联袂绽放的鲜花。学生在这座楼上完物理课，踩着铃声，又赶到那座楼去做化学实验。

原来的那幢五层红砖楼，在台阶前并排矗立着几块黑板，郁郁葱葱的白杨高得把五楼图书室狭长的窗子遮掩了。如果在放学后，捧着一本书来到窗前，透过沐浴在金色夕阳里沙沙作响的树叶，你就能看见操场上众多奔跑的身影，同时许多微弱的喊叫声、说笑声、车铃声也一波一波地传将上来。背后的木制书架间，零星地走动穿着各年级校服的学生。他们挑选书籍，站着翻阅，偶尔也会窃窃私语。这一切会给朝向窗户的你一个强烈的印象，仿佛弥漫在周围的清新与沉着的空气唯独与自己有个前生的约定。它温暖又孤寂地环绕窗棂，为你体贴地圈起了一个深闭的巢。

在一九九一年的岁末，红砖楼暗绿色的走廊，墙皮已斑驳了。走廊是修长的，昏暗的，每间教室门楣上都挂着班牌。昨晚飞了一夜的静雪，刚刚停止，地面上像小学语文课本常说的“裹了一层厚厚的大棉被”。那个时代的雪还是这个凶猛的意思。太阳刚刚升起。第一节课的铃声响彻宁静的校园，干爽空气中飘浮着细细的煤尘。十六岁的王小林满嘴直喷白气，甩着草绿色书包，三步



并作两步跑进楼，磕磕鞋底的水，沿着朝南的楼梯直奔三层，向右猛地一拐弯，进了走廊。

刚才还晃花了他的视线的金白色阳光骤然消失了，昏暗的教室门口，刚刚亮起来的八瓦灯泡下，年轻的英语老师向他这里望着，却好像不是在关注他，而是他带过来的这片神秘宁静的阳光。

英语老师比他们大不了多少。身姿纤小的她右手吃力地抱着一堆书本，左手提着一台笨重的双卡录音机。她满面弥漫着红晕，似乎依然没有发现王小林就站在眼前，也并不急于进门，而是先轻轻地，莫名其妙地扶了扶白框眼镜，又恍惚地，自言自语似的微微点了点头。镜片后眯起的眼睛里闪烁出一种奇怪的热烈的笑意，更确切地说那东西类似于自我鼓励。王小林困惑地退了一步，清新的冷气慢慢向唇齿间渗透进来。

“Sorry, I’ m late.”

“It’ s ok. Come in please!”

王小林溜进教室，朝满屋热腾腾的气息做了个鬼脸。小丑似的模样，仿佛要制造出欢天喜地的场面。可谁理他呢。

小英语老师跟着他进来，掩上门，站到讲台上，挑了一支纤细修长的红色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 “Merry Christmas!”

“同学们，今天，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是圣——诞——节！”她一转身，把笔一扔，挥舞手臂干巴巴地向着坐在下面的人喊起来，“12月25日，西方人的圣诞节……No, No, 此处不用 Happy, Merry 才是专为圣诞这个日子而生的。昨晚又是什么节日？——平安夜。它类似中国的除夕。昨晚我去参加京宸学生会办的圣诞 Party 了！那些学生，他们将来都要去美国的，听说好多人已考完了托福 GRE，有的连 offer 都拿到手了……在所有人心里，都充满了对未来，对美国的憧憬！当《平安夜》响彻教室时，全场一下子静了下来。在五颜六色

的圣诞树上，一串蜿蜒的小灯泡亮晶晶的闪着光；屋外的雪花静静地落满宿舍楼的大屋顶……”在这篇抒情文字滚滚向外流淌的同时，她额上一粒粒青春豆迫不及待地崩发出一丝丝灿烂的红光。

见平日里端庄贞静的小老师突然发了飙，底下几个京宸子弟起哄似的鼓起掌来。她说的不是天方夜谭。那些主人公不就是他们父母的学生吗？

那一天，录音机里放的也不是课文朗读，却是小老师自作主张换上的歌曲《平安夜》。舒缓的曲调如一幅巨大无边的黑色天鹅绒，严严实实地覆盖下来，把这间四白落地，半开着窗户的教室掩入它虚无缥缈的怀抱。在徐缓的乐声中，小英语老师像个絮絮叨叨的老婆子，拉家常似的告诉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她晚上经常去参加京宸研究生社团“*Weekend*”的活动。

“它的谐音就是‘*We can*’！”英语老师很郑重地补充着，握了握小小的拳头。她的眼睛无比虔诚，却又茫然瞪着，继而祈祷似的望向窗外，像在苦追一个远挂在天边的希望。刚下过雪，那里是一片蔚蓝的干净的海，无边无际。

多年以后，一切都消逝了，一切都定型了。这一股力量，这一股力量！他们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是多么的脆弱易折呵。突然在某一天，已进入中年的王小林恍然大悟：从少年时期就压着他，让他喘不过气来的那种无名的力量其实并非全来自父母与社会，却恰恰是身边的同龄人给予的。他们彼此监督相互施压，谁也不给谁同情。

谁都害怕成为本团体的异类与弱者。但是到了一定岁数，你又会发现这股力量不知何时已经变得不堪一击，只须轻轻一掰就能将它甩到身后。

总算熬到2012年了。管他末日来或不来。总算已成功逃离了自小成长起来的环境，避开了那些无处不见的人。罩着一顶“出去了”的高帽，他对父母交了差。嗨，可怜的父亲！或许是他的魂灵在冥冥中保佑，他还没有走得太糟。



他有了家庭。在这个人挤人的世界上，孤独却是轻而易举就能把人冻死的。虽然心里似乎还有一条缝隙是永远漏着风，填不满的，但至少目前他是冻不死的了。

他是内向的，在 MSN 上只加了大学时代走得较近的几个同窗。当初选择留在国内的现在几乎都混得相当出彩，做学问的做学问，当官的当官，开公司的开公司。京宸大学的起点毕竟是高的。这样子就很好，谁也不必羡慕谁。他早就明白了过日子过日子，这日子终究是过给自己看的。

因成家晚，孩子出生时他已过而立之年。在美国请不起长期保姆，日子一度弄得首尾难顾。夫妇俩都是靠技术吃饭的，那光景就很有些像小时候他的父母。太太坚决不辞职。一是怕在事业上落了伍就再也跟不上去；二是单靠他一人薪水也无法担负将来孩子进私立学校的昂贵费用。这时候他的妈妈站出来了。

当在机场看到风尘仆仆的母亲的那个瞬间，他仿佛又见到了京宸的路，京宸的树。

王小林的爸爸在他大学毕业那年就离开了人世。妈妈是国内机械铸造领域的权威。他刚出国那阵，她退而不休，还在系里发挥余热。在他的记忆里，她是一个冷硬的人，像女人，更像男人。所以他万料不到她会毅然扔下一切花团锦簇，心甘情愿到美国来“含饴弄孙”，而且一呆就是整整五个年头。在美国，到处都是京宸的毕业生，开个校友会倒是现成的，准比国内还齐整。当然随着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新世纪后入学学生的毕业抉择又出现了不同的曲线。这也从一个方面预示着他们那个既热闹又乱哄哄的时代行将结束了。

昔日的学生真是神通广大，竟帮妈妈搞到了工作签证，这样她就不必像其他留守父母那样如候鸟般在中美两国之间辛苦地飞来飞去。她抽空回国与老同事聚会谈及此事时，没一个不羡慕她的。这就是中国式家长。

他的美国同事真嫉妒得要命。现在小的女孩也不戴尿布了。

来美国的第二年，林教授的腰就弯了，后来腿也静脉曲张了。可她扁扁的脸上两只不大的眼睛永远扣子似的闪着亮光，刀削斧凿似的嘴角依旧抿得很紧。两个小孩子是她一手带大的，什么时候该喝橙汁，什么时候去晒太阳，就像做精密实验般一丝儿都马乎不得。背唐诗做算术，他们也哪一样都出挑。

夫妻俩下班后，一进家门就看见热腾腾的饭菜已摆在厨房的长桌上。偶尔他会白眼狼地想，在自己成长的漫长时光里妈妈永远在实验室。他是吃食堂长大的。偶尔爸爸会下一点挂面。转瞬间他又会为自己竟然如此冷酷无情而懊悔不已，却从没对妈妈说过半句，无论是无情还是深情的话。这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揪心感觉，他再不愿往深里想一步。每一步都像刀子插着他的心。在无人处他常常泪流满面。彼此最爱的人往往伤害最深。

现在他的母亲是轻而易举就走到了天平的那一端。她做家务是那样迅捷而井井有条，她调配出的饭菜是如此色彩丰富，那均衡的膳食结构连最苛刻的营养学家都挑不出毛病。因着儿媳是地道的北方人，她甚至体贴地学会了烩烙饼和擀面条。

他的世界已经提前大同了。

圣诞前一个宁静的星期日。清晨，妻儿还未起床，母亲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王小林坐在纽约中央公园旁边公寓里洒满阳光的书桌前，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连通网络只需一秒钟，他却觉得很漫长，熬不过去似的。他抬起眼四处乱看，透过落地长窗，他看见不同肤色的儿童在草坪上嬉闹。

突然的，没有任何酝酿，1991年北京冬日的那个清晨就闯进来了。那是寂静的时代，连喧嚣也隔得如此空远。京宸冬日特有的阳光远远地透过白杨林照过来，照在他有些花白的鬓角上。他紧握的拳头慢慢松开了。他竟然流下了几滴半冷不热的泪。



“京宸英语社团‘Heaven or Hell’¹热诚邀请你共度 1996 年平安夜!”

冷风扑面,京宸校门通向大学宿舍区的主路边,在第六教学楼前的消息栏里,一张刚贴上的墙报像热腾腾的烧饼,把“永远的浪漫!一大食堂最后一次全校新年联欢舞会”的宣传单鲁莽地遮住了。很快它也被风吹得耷拉下了一角。有多少是能长久的呢。

还是有人看见了,嘴里不自觉地哼起刘欢唱红的那首《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来。“如果你要他上天堂,就送他去美国;如果你要他下地狱,也送他去美国……”边上的人娴熟地接下去,二人哈哈一笑,同时转动除铃铛外无处不响的自行车的把手,向宿舍楼骑去。无疑,这是两位已不用上自习的老生。

“听说你托福考了满分……”

“没用啊,光咱京宸得满分的就不知有多少哥们喽!全奖啊全奖,要是能让周光召²给我写封推荐信就万事大吉啦!”

“做梦吧你!”

更多的学生沉默地从消息栏前经过,匆匆奔向闪烁着温暖光芒的教学楼。教学楼前的自行车挤在一起,找不出一丝缝隙。时近期末,许多人不得不中午就过来占座。当然,除了毕业生。

机械系大四学生石健是京宸子弟,但他没回那个从小长大的家去。他跷着二郎腿躺在宿舍里,打开“Walkman”听北京音乐台。别在腰上的 Bp 机响了,却不是他的“亲爱的”孙梅。他也就懒得冒着冷气跑到一楼传达室拥挤的电话机旁排队了。

孙梅是他的中学同窗,也是他的骄傲。男人嘛,比的不就是身边人的长相!从这一点来说,孙梅尽善尽美地满足了他。孙梅在城里一所二类财经院校读会

¹ 意为“天堂或地狱”。

² 周光召,20 世纪 90 年代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计。她有北京户口，爸爸是京宸校机关的工作人员，毕业后找家京宸人开的公司就业是不成问题的，听起来也很不坏。但在有野心的男友带动下，她也起了一片野心，或说那心思本来就在。她和他共同考完了托福和 GRE，可以说一点都没耽搁。

她的 GRE 不理想，需重试。只有这样才能觅到一线机会，明年跟他一道奔赴他们心中的天堂“米国”³去。所以这些天她大大冷落了他。他也不敢找她。可能孙梅一直埋头于“红宝书”中⁴呢——他犹疑地想，因为他自己心里也真的不能太确定。大学四载，他恨恨地想，专业课、辅修课，课课林立，却唯有英语，这个黑帮老大，一直站在最前列，强势地支配着学生们，尤其是想出去的那些人绿油油的青春时光。

好在还有音乐台女主持简利明爽的声音在安慰着他，电台与听众间存在着一种这个时代特有的心照不宣的默契，使双方都觉得自己很小资。

“下面呢，是首经典老歌——《365 里路》。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是由包娜娜女士在 1988 年春节晚会上演唱的……”女主持亲切的声音好像是在曲折的楼梯上一跳一蹦着，每当遇到线条柔和的扶手，需要再跃上一层时，就会发出略带梗味儿的，既干脆利落又暗暗眷恋着什么似的水汪汪的转折劲儿。仿佛在她以及她这代人的血液里存在着与这些歌曲、这些歌手非常绵密的，亲人似的联系，这些名字就是当这代人后来在辨认彼此时，一一涌现于心头的幽微感发的暗号。

这歌真棒！一棒子就打进了心坎。

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行程,

多年漂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

饮尽那份孤独!

³ 当时的大学生对美国的称谓。

⁴ 当时的学生对新东方“教父”俞敏洪编写的 GRE 教材的称呼。



抖落一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
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三百六十五日年年的度过,
过一日行一程!
三百六十五里路哟,越过春夏秋冬,
三百六十五里路哟,岂能让他虚度!
我那万丈的雄心,从来没有消失过,
即使时光消失依然执著,自从离乡背井已过了多少三百六十五日!
三百六十五里路哟,从故乡到异乡。
三百六十五里路哟,从少年到白头!
三百六十五日呀,饮尽那份孤独!

既然命运早就注定了自己是要随大流飘到异乡去的,那还感伤个什么劲儿呢?要说起来,他实在已够幸运了。就不知那“白头”究竟有多么的遥遥无期!石健并无什么精密规划雄心大志,沉重的期许他也不敢承担。当社会和女生逼着他,他自然会去异乡打拼,餐风露宿、饮尽孤独,心底亟盼的却是在经过了无数个三百六十五日后,到了头白齿松的岁数,还能像流行歌曲里甜蜜蜜描画的那样与孙梅拄着拐杖牵着手共看夕阳红。嗨,孙梅——他突然有些毒辣地想——还是很有变心潜质的!

上铺的木板在吱哑作响。刚才一直盘腿坐在那里,低垂着头拨弄吉他的“朵而”突然狂乱地捻了几下琴弦。“朵而”是当时一种时髦化妆品的名字。他是海南人。80年代末海南建省,成为最大经济特区,在人们心中成为前卫的代名词。他又留一头长发,雅好音乐,就得了这个绰号。人们叫得久了,反而把他真正的名字渐渐忘记了。在刺耳的琴音中,朵而开口了。

“俗语讲得好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可倒霉催的,咱这死工科班统共就两